

高僧傳卷第四

古

伊四

高僧傳卷第四

伊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一

晉

洛陽朱士行一
淮陽支孝龍二

伊四

豫章山康僧淵三

高邑竺法雅四
中山康法朗五

燉煌竺法乘六
剡東岬山竺道潛七

剡沃洲支道林八

剡山于法蘭九
剡白山于法開十

燉煌于道邃十一

剡葛峴竺法崇十二

始寧山竺法義十三

東莞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歡沮不能移其操
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
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
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
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
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

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
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
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
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
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
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賣
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即許焉
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
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
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爲滅不損一字皮牒

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
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
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
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
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又比丘西域道士

伊四

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
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
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爲定本時未
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爲二十卷士行
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閣維之薪

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
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
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
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
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爲心要陳留阮
瞻潁川庾凱並結知音之友世人呼爲八達
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家沙門何不
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
道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

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
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
蘭初譯放光經龍旣素樂無相即得披閱旬
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爲之
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孝龍剋邁高
伊四
廣物競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彤響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
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波
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
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

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
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
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
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
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匄自資人未之識後
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
之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
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
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
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後於豫章

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群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竺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迥互講說與道安法汰

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
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
言論爲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
樹鹿苑之處鬱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

伊四

四

不覩聖處於是誓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
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
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敗
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
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

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法爲親不見則已豈
可見而捨耶朗乃停六日爲洗浣供養至第
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
朗云此房是我和尚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
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
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
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
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
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
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爲之讚

曰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罔罔能韜其光
敬終慎始研覈徽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朗
弟子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
出家事朗為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
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穴宴坐朗終後
伊四刻木為像朝夕禮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
神於中山即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
人依竺法護為沙彌清真有志氣護甚嘉焉
護既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

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徃告急求錢二十萬
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曰和
尚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
實求錢將以觀和尚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
以爲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
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迩乘
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忘身爲道誨而不倦
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
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比王濬冲
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

阡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顯爲之贊傳乘同學
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栖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
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爲
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讚曰索索虛

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
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潛伏膺已後
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
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
旣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

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
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
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內時
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中宗肅祖
昇霞王庾又夢乃隱迹剡山以避伊四當世追蹤六
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遊講席三十餘
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
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慇懃徵
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即於御筵開講
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

野以爲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
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禮彌篤潛
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
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爲蓬
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祇
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禮潛雖
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岬山
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遣
使求買岬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栖之處
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

與高驪道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
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
網內外俱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
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剡縣之岫
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皓然遐邇有詠
伊四
以晉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
宗孝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棄
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懃匪懈
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于懷可
賻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

云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肆意放
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而曠
大之體同焉時岫山復有竺法友志業強正
博通衆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
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
取汝爲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
立刻縣城南法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尤
善放光般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譽而以草
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遇識識共昕
各作王右軍草傍人竊以爲貨莫之能別又

寫衆經見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
傳凡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爲之讚不
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
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
濛甚重之日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
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儁徹後進莫有繼之
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
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
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

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
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
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
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
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

伊四

八

皆著塵外之狎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
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
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
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
歎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

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
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
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
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
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鑿藥不同必思此
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
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旣
還剡經由于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旣至
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
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

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
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
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
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
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欽

伊四

九

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
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
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志
無爲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
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旣陳又玄其知

宛轉乎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
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
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晚移
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
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
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
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
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遁
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
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

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
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
安寺講道行般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
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
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
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絳鉢
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
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
曹豐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慙
德超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

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今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

伊四

十

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

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
道遊靈模日具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
下清風旣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
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
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
姪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負丘而不
裡得一以求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
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咒不加靈玄德交被
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
爲元享之宇常無爲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

天下自徃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
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
器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
長阜漱流清壑縵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軋
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
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
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
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曩
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

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鼓言帝側
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歲月倏俛感若斯之
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
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
鳥所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裏粮望
路伏待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
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
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
蔡還合襜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
所慕如此旣而收迹刻山畢命林澤人嘗有

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
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
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
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爲殺
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鷄
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
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
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
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
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

有三即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
遁善草諱郗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讚周
曇寶爲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
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
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
伊四
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
十二
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
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
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
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

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求人良不虛矣寶契
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
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
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
慧解致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
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
勤爲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
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
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

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嵒嵒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

伊四

十三

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

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
虎兕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
同未詳又有些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
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
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深思孤
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耆婆妙
通鑿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
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
宰羊欲為淫祀開今先取少肉為羹進竟因

氣針之須臾羊膜裏兒而出晉升平五年孝
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
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但到門不前種
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刻石
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

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郗
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
有樞辯故孫綽爲之讚曰易曰翰白詩美蘋
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
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

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
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
通威既至郡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
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耶
故東山嘖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

伊四

十四

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
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戀德慙懃嚬錢
絹及步輿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
善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鑿術經懷答曰
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

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
綽爲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
公平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
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
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
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
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爲大法梁棟矣後與蘭
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
多遊履名山爲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

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郗超圖寫其形支遁爲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邃有清泠之譽何得爲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

伊四

十五

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今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

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爲天人詣崇請戒捨所
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剡
之葛峴山茅菴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競
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
日輒信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也崇乃歎曰緬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
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咏曰浩然之
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
謂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
剡東岫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瑯人晉

丞相導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
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
萬里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
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豈能
行是故寡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
是栖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華
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
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
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

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
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
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至晉寧康三
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
年卒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

伊四

十六

新亭崗爲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
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蠻
旆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爲開
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謡云錢唐出天子
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

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
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
異人性度溫和鄉鄰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
盡禮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之家人女
字茗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
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禮茗華母亡頃之茗
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忽然感
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
學茗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

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
其顧世教改遠志矐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
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
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
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

伊四

十七

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
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
軀華冠可矐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
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曰夫事君以
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

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
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
篲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錫杖
飲清流詠般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饌鏗鏘
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
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
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
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
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
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不以道士經心而坐失

盛年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
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
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
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
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度旣志
懷匪石不可迴轉茗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
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旨歸亦行於
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又有竺慧超者亦行
解兼著與高士鴈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
焉

高僧傳卷第四

音釋

剡 時丹切 縣名

岫 吾浪切 山名 在越剡縣

峴 胡典切 山嶺也

東莞

莞 音官 東莞郡名

闐 闐國名 堂線切 于

縑 古嫌切 絹也

榮 力角切 卓

萃 超

凱 苦亥切

彤 黑乙切 響盛作也

曛 許云切 昏時也

罔

居 永

韜 土刀切 藏也

豺 士皆切

驪 呂支切 高

賻

符遇切以貨賻玠古隘歎一辛系胡計桀跖

財贈終日賻玠切古隘歎切一辛系切胡計桀跖

桀竒列切緬繆反覆也厝倉故切蠕乳充

跖之石切緬繆反覆也厝倉故切蠕乳充

動也銜手監切恤收也轡馬韁也繼縷繼

也銜舍也恤收也轡馬韁也繼縷繼

舍切縷力主切猥烏賄切跋踏跋子六切

繼縷衣破弊也猥烏賄切跋踏跋子六切

跋踏恭而匏俛猶勉強也餉式亮

不自安貌匏俛猶勉強也餉式亮

也鶩苦角切鷓鳥子也窆下棺也達渠為

也鶩卵孚也鷓鳥子也窆下棺也達渠為

嶠嶠他胡切嶠並山名膜未各嘖俗言也

嶠嶠他胡切嶠並山名膜未各嘖俗言也

麓郎谷休香幽切缶俯久切瓦箕求位切

麓郎谷休香幽切缶俯久切瓦箕求位切

鏗丘耕切金煒曄切曄明盛也紕持

鏗玉聲也金煒曄切曄明盛也紕持

與緇同切舊作紕

與緇同切舊作紕

